

价格“新政”能否终结教辅乱象

陈方



今日论语

说到暴利行业,总令人想到诸如房地产这样的“巨头”,其实中小学教辅材料也是暴利产业。发改委昨天表示,从2012年秋季学期起,中小学教辅材料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,大部分教辅材料价格有望比目前市场价降低40%-50%。

近五成的降价空间,充分证明了中小学教辅利润之高。数据统计显示,2011年全国出版物销售的总额大概是将近1500亿元,其中中小学的教材教辅是887.7亿元,大概占到销售总额的六成。全国500多家出版社八成以上涉足教辅书出版,其中大多是非教育类出

版社。在“捞金”的同时,由于出版机构非专业,不少教辅书甚至存在相互抄袭、错误百出的情况,教辅市场乱象丛生。

在此情况下,国家发改委、新闻出版总署、教育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》,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积极作用。

有需求就有市场。应试教育挥舞着分数的指挥棒,任何有助于提高学生成绩的教辅材料,都会被老师及家长认为有价值。尽管有教辅书编辑业内的人曾揭内幕称,那些类似“名师推荐、命题组推荐”的宣传多半都是噱头,但很多家长对此还是深信不疑。应试教育指挥棒下,如果不买教辅的账,学生和家

长就必须承担信息不对称以及竞争失败的风险。

学生和家本来就对教辅抱着一种莫名的信任感,再加上个别不负责任的老师为了挣回扣,拼命为教辅“摇旗呐喊”,更进一步开拓了教辅的市场。前段时间,媒体曾披露河南清丰县一名小学教师“推荐”学生到指定的书店购买了19本总值285元的教辅材料。与借教辅敛财的教师个人行为相比,一些地方甚至是由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联手,采取抬高教辅价格和强制学生购买等方式牟利。

教辅“新政”可以在价格上对教辅进行管制,但是,在应试教育的观念没有得到扭转之前,教辅“过多过滥”的情况却不可能在短

时间内有彻底改观,一种课本衍生出几种甚至到十几种教辅的乱象也不可能终结,学生的课业负担也不会因此而太多减轻。

值得提及的是,在这次教辅“新政”出台之前,去年7月新闻出版署负责人曾经表示,针对教辅类出版市场中存在的乱象,总署正在研究是否可以恢复过去教材和教辅的国家目录制度,一本教材配套一本教辅,由教材编写单位组织编写教材的专家编写高水平、质量有保证的教辅材料。如果实行一本教材配套一本教辅材料制,辅教辅专营,或许可以杜绝教辅的“多与滥”。

教辅价格“新政”是个好政策,只是鉴于当下现实,还不能全面终结教辅市场乱象。

新民随笔

大剧院不划禁区好

张晓然

风靡京城的搞笑剧“开心麻花”近日来申城演出,“去韩国做变性手术却错到朝鲜,只做了上半身,没过三八线就不能过三八节”、“男人比女人猛,女人比男人狠,而我又猛又狠!”“你买墓地有户口吗?死两年才能买呀!”等等搞笑台词果然令人捧腹。不过,“麻花”尽管讽刺味浓郁,还不时暗示影射些当下的社会现象与热点事件,但总体看,它不追求深刻。

可这样似乎不入流的戏剧样式,居然是在上海大剧院的大剧场上演。这里,一贯是高雅音乐会的“殿堂”,是传统戏曲的“高台”。有专业人士叹其不妥。但我觉得,没有必要人为地划一个个禁区,哪种戏只能在哪里演,哪个作者的作品不能在哪里公开,哪种画不宜在哪里展示等等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,不仅要有高雅的,也要有通俗的。不仅要有传统形式的,也要有出新出奇的。只要不是低俗,不违反法律,让观众多些笑声,多些新鲜感,未必是坏事。

我一直以为,一个和谐包容的健康社会,百姓面对的文化层面越多越好。弘扬主流价值观、体现文化软实力的文化产品,这应是积极倡导的“骨架”层。它支撑起一个国家的文化脊梁。以前看小说《青春之歌》《红岩》,根据巴金小说改编的电影《英雄儿女》,既被作品中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群众利益慷慨牺牲的崇高精神所震撼,也感受到人性的光辉,以及艺术的魅力。

而轻松娱乐的文艺作品,应是放手普及的“身心”层。所谓身心愉悦,就是看了场演出,听了一首歌,读了本书,它给我们带来笑声和美的享受。当然,最好还有些许文化营养。比如郭德纲,他说“古道西风瘦马,夕阳西下,断肠人……在医院”说一回底下笑一回。我去看“麻花”,旁边矜持的女孩子笑得花枝乱颤,“杜拉拉”们白天斗累了,晚上疯笑解闷一番,有何不妥?

还有一种应去鼓励和宽容的“自由”层。对文化创造最大的支持,就是给他们空间。现在有很多自由撰稿人,他们可能不会直白地在作品里体现主流价值观,也可能与艺术市场格格不入,但只要他们不违反法律,独立表达往往体现了社会的多元。他们也许不能在当代取得成功,但或许作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,成为不朽。

媒体观点

■ 人民日报《干部选任离不开群众参与》:选人用人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,公众有知情、参与和监督的权利。通过正常渠道提出问题、要求解答,是对年轻干部选任的正当态度。(朱磊)

■ 光明日报《规范医保不能只算经济账》:单从账面上看,现行总额预付制度控制了医保支出过快增长,护住了公众的“救命钱”,但也造成了医院拒收病人和过度医疗并存的尴尬,反而损害了患者的就医权,降低了医保的服务效率。(张枫逸)

■ 燕赵都市报《将教授们请回课堂又如何?》:光靠硬性的制度约束,还是问题的一方面,如果不改革考评机制,依然沿袭扭曲的激励机制,就算将教授们抓回课堂,但会不会磨洋工,会不会身在曹营心在汉?(肖余恨)

开眼看世界有第一人更须有后来者

新民网论

4月23日上午,“忆上海先贤,明爱国之志”纪念徐光启诞辰450周年纪念会在光启公园隆重举行。

徐光启是晚明的西学领袖,西方文艺复兴积累的数学、天文学、地理学等现代科学知识正是通过徐光启的主动翻译和学习,才第一次被国人所了解。从历史维度看,徐光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主动探究要远早于林则徐、魏源,是中国真正的开眼看世界第一人,中西文化会通第一人,是非常值得纪念的。

但当年徐光启引进的红夷大炮却没能警醒明、清两朝,去放眼正视西方先进科技的快速发展,直到数百年后的鸦片战争,国人这才猛然发现中西战力已如此悬殊。可见,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要不落后、不挨打,不仅需要像徐光启那样的时代先驱,更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后来者,放得下架子和老观念,能主动吸纳全球智慧,不断以他人所长,补己之短。

上海今天担当着中国对外开放,吸纳全球新知的时代重任,就更需把徐光启身上包容新思想、善学新知识的精神气质好好保存下来,并发扬光大,使其成为

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,成为2300万市民的共识。

一代代上海先贤为上海留下了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,但当代上海人能否完成海派文化的体系建设,把海派文化的底蕴和影响力做深做广,现在看来依然是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。对徐光启的纪念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和基础,希望上海的城市管理者能首先秉持徐光启的开放胸怀,善学精神,为弘扬海派文化创造宽松制度空间,使上海早出文化巨匠、传播巨舰,让上海的文化吸引力成为城市真正的软实力。

(新民网评论员, 网址 www.xinmin.cn)

观点圆桌

最怕“市场眼”盯上裸浴民俗

新闻焦点:据大河报报道,在河南卢氏县汤河乡的深山里,有一种奇特民俗,男女村民白天在温泉裸浴而不避人。随着与外界交流的增多,年轻一代对这一民俗认同度降低,使其面临“后继无人”的境地。

排斥是因为进步

原本与世隔绝的村庄,与外界建立了联系,村庄的民俗就要和社会风尚相协调。此时,男女裸浴而不避人,就像热恋的男女在公共场所过分亲昵一样,受到年轻人的排斥也在情理之中。刘鹏

不过度关注就是尊重

如果真的对“裸浴文化”欣赏,对民俗遗留尊重,那就应顺其自然,让它走向自己应有的归宿。其实,真正担心的是那些盯上了“裸浴文化”的“市场眼”,不过度关注就是尊重。奚旭初

保护而不是“发掘”

裸浴民俗的人性美、风情美,自有它的魅力、价值。如果任其消逝,对史证、科考等都是不利的。因而,对民间一些有价值的民俗,有关部门应该给予保护,延续其生命,而不是“发掘”为经济创收的资源,导致其速死。董克震



亲父子,明算账?

广东省中山市东风镇千万身价男子,每次开车送父亲看病要收费一百元,而每月也只愿给父母两百元赡养费,近期法院判决这个男子每月必须给父母赡养费一千二百元。郑辛遥画

自由谭

前天是世界读书日,舆论好热闹。重视读书,自然是好事。但有一种观点值得议一议,那就是把应该读书和读书是否有用,当成了同一个问题,其实这是两个问题。

历史上,有不少读了很多书的大人物,也未必完全赞同“读书有用论”,要不然就不会有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这种非常沉痛的诗句了。抛开这句话的激烈而沉痛的本意不谈,反对“学而优则仕”功利性的读书,却十分必要。

这种功利性的读书,自古而今难以绝种。如今的变种,最“强悍”的应该就是学生为了应试而读书。读书读到这一步,书完全沦为工具,成为一种非此不可的标准,这大概不能算读书,只能是注定要遗忘的一种记忆活动。有调查说,中国人是世界上读书较少的民族,从

“读书无用”与“无用读书”

陈宁远

而令某些人得出了社会整体低智商的结论。我想,中国人读书少,大约和中国教育体系,和从小培养孩子为了通过“标准化”考试而“标准化”读书有关,当然这可能不是唯一的原因。

就我个人的读书经验来说,我虽然也很痛恨动乱岁月的“读书无用论”之大行其道,但是却很同意为无用而读书,并且喜欢“无用读书”的状态。无用之读书容易产生快乐,从而让人真正喜欢上读书。这一点,其实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读书感悟。读了很多书的钱锺书先生在其名著《管锥编》里,曾经详细解释“不为无益之事,何以悦有涯之生”之来历,那是很多古贤在闲读书之后自然而然的心情,充满着真正的

读书人感悟生命的意境。他在《谈艺录》的序言里还有对这句古话的套用:“托无能之词,遣有涯之日。”

当然我们普通人,“无用之读书”的日常生活不必去追寻这么高的意境,小摊贩诵《诗经》,杀猪佬读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,也不必拔高到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上。就套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一句话吧,他在《形而上学导论》里认为:“人可以说的,只有哲学不是什么,哲学不能作什么”。换到此处,似可说成:“人可以说的,只有读书不是什么,读书不能作什么”。

这种境界即使难以达到,也不要紧;开卷有益也是生活必须和生活常识。比如读了历史书,就大体可以知道从三皇五帝到现在,我们

经历多少朝代;又如读了地理书,可以知晓地球是圆的,有五大洲、四大洋等等。但这种读书的有用性是有限的,因为知道三皇五帝,并不见得深谙历史的得失,从而可以做出正确的历史判断;看了地理书,也未必了解五大洲、四大洋究竟是什么样子。但这不妨,就如同你看菜谱,熟悉了菜单,未必真的就要做厨子一样。

懂得无用读书的人,喜欢书会自然而然的。这比在机场购买“成功学”书籍,更像真正的读书——读“成功学”的人,骨子里一派功利,不过是拿着一种叫书的商品在寻找“黄金屋”罢了。其实那些书里没有一招管用,谁试图从“成功学”里挖到金子,那会累死他。